

谋略智略精华版

曹国主编

中华伦理道德渊薮

儒家治民智谋全书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

人而無信不知
知者不惑
QUAN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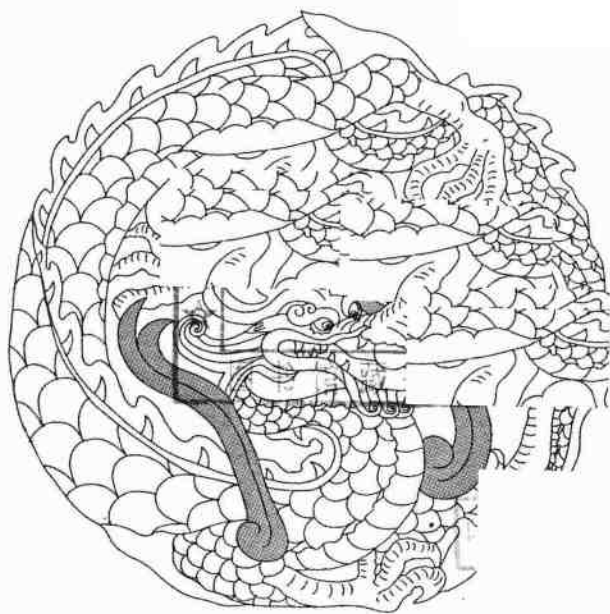
君子周而不比
不患人不知
力服心内非
不患人不知
力服心内非
誠服

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儒家治民智谋全书

曹冈 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

- 孔子讲要以德为本 (1)
- ◇文以载道，文道结合 (3)
- ◇知足不辱，知业不殆 (6)
- ◇用兵也要以德为本 (7)
- ◇一丝不苟，公正无私 (8)
- ◇晏子的德行 (11)
- ◇智伯无德身死国亡 (12)
- ◇警惕君主身边的恶狗 (15)
- ◇仁义之人的一句话 (16)
- ◇仁者的心 (17)
- ◇有德人光照千里 (17)
- ◇时光一去不复返 (18)
- ◇人民的力量 (19)
- ◇口吐莲花 (22)
- ◇假仁义的败亡之道 (23)
- ◇德高望重的高允 (25)
- ◇忠信而本固 (27)
- ◇信奸邪之人的下场 (27)
- ◇尧择有德人禅位 (28)
- ◇礼仪之家 (30)
- ◇品德高尚的大禹 (31)
- ◇清廉的节操 (33)

◇周公以德治国	(35)
◇最高明的治国策略	(37)
◇反面教员周厉王	(39)
◇苻坚的成与败	(41)
◇汉武帝独尊儒术	(45)
◇叔孙通制订礼仪	(48)

第二章 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

——孔子讲选贤任能	(51)
◇宋文帝重视官员的选拔	(53)
◇明主择良臣	(55)
◇我把仁义买回来	(57)
◇要向人民施恩惠	(60)
◇廉洁的品格	(61)
◇贤能的岳母	(62)
◇燕昭王求贤若渴	(63)
◇有远见的贤者	(66)
◇齐桓公用贤称霸	(67)
◇言听计从才能得天下	(70)
◇不做伤害百姓的事情	(72)
◇有德之人	(74)
◇通达事理，贤淑闻名	(75)
◇宽厚仁慈的马皇后	(77)
◇礼贤下士	(81)
◇曾国藩选拔人才的手段	(82)
◇要任用贤能的治国治民	(86)
◇宇文泰重用苏绰	(88)
◇周世宗从立功的将士中选拔人才	(89)
◇五张羊皮换回的人才	(92)
◇武则天用人别具一格	(94)
◇他的才华如同锥子	(96)
◇孙权破格重用陆逊打败刘备	(98)

第三章 法语之言 能无从乎 改之为贵

——孔子讲从谏如流	(101)
◇虚己以受人	(103)
◇当面直谏，坚持到底	(107)
◇解人忧患，救人危难	(111)
◇范蠡进谏勾践	(112)
◇不凡的气量不凡	(114)
◇巧谏的相材晏子	(115)
◇善始善终的房玄龄	(118)
◇犯颜直谏，刚而不折	(122)
◇苏世长讽谏	(124)
◇伶人的戏言进谏	(125)
◇犯颜直谏的王斗	(127)
◇太子进谏	(128)
◇要使百姓明白信义的作用	(129)
◇邵公谏厉王弭谤	(130)
◇能者多劳	(131)
◇夏桀拒谏而亡国	(132)
◇开明的君主能纳谏	(135)
◇他挖出来一颗玲珑心	(136)
◇让皇帝害怕的人	(139)
◇进谏者，杀毋赦	(142)
◇楚怀王拒谏死异乡	(146)
◇东方朔的讽谏	(148)
◇唐中宗的下场	(150)

第四章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

——孔子讲有错改之	(153)
◇韩厥不忘恩德	(154)
◇为国屈己，忍让致胜	(156)

◇秦穆公的过错	(160)
◇国家安定先要重视百姓	(162)
◇如何才是忠	(167)
◇曾参请罪	(168)
◇知错就改	(169)
◇唐玄宗沉溺于温柔乡中	(170)
◇袁绍最大的过错	(172)
◇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错误	(177)
◇曾国藩改过毫不犹豫	(180)

第五章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

——孔子讲博施济众	(183)
◇汉文帝重视民生	(185)
◇福寿不能两全	(186)
◇受感动皇帝废严刑	(187)
◇居安思危	(188)
◇一大棵菜及一盆清水	(189)
◇贪得无厌的皇帝	(190)
◇让百姓有余财	(193)
◇日理万机	(194)
◇圣人深远的目光	(195)
◇周世宗体恤民情	(196)
◇毁弃人才，错杀晁错	(201)
◇达则兼善天下	(202)
◇有人把他比作颜回	(204)
◇治民要使百姓安居乐业	(206)
◇隋文帝以节俭著称	(207)
◇晏子的治国术	(209)
◇孔圣人周游列国	(210)
◇一阴敌不过二阳	(214)

第一章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——孔子讲要以德为本

【孔子说】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
【今译】

孔子说：“执政者要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政务，他们就如同北极星一样，定居在自己的位置上从而使群星围绕着它。”

【孔子说】
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【今译】

孔子说：“以政令作为训导，用刑法来治理，民众只会暂时躲避罪过而不知耻辱；以道德作为引导，用礼教来治理，那么民众不但会有耻辱感而且还会自己纠正错误。”

【孔子说】
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

【今译】

孔子说：“君子在饮食上不求饱足，在居住上不要求安逸，做事要勤勉，讲话要谨慎，要向有学问、有道德修养的人学习并改正自己，这样做就可以说是好学了。”

【孔子说】

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𦍒，小车无𦍒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

【今译】

孔子说：“做人而不讲信誉，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立身处世。就好像大车没有了安横木的𦍒，小车没有了安横木的𦍒，又怎么能使它们行走呢？”

【孔子说】

子曰：“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

【今译】

孔子说：“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好。选择没有仁德之处，怎么能是聪明的呢？”

【孟子说】

孟子曰：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孟子说：“凭着武力让别人屈服，别人并非从内心真的佩服，他们只是自己的力量不够，无可奈何罢了。靠着道德让人信服，是内心愿意并实实在在地佩服，就象孔子的学生敬佩孔子是这样。”

【孟子说】

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恒过，然后能改。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。徵于色，发于声，而后喻。入则无法家拂士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，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死于安乐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孟子说：“上天要让某个人担当重任，一定会让某人的心志忍受痛苦，劳累他的筋骨，饥饿他的肉体皮肤，使他的身体空匮疲乏，

凡事总是被干扰搅乱，借以考验他的心性和毅力，使他的性情更加坚韧，以此增加他本来不具备的能力。人常常会犯错误，多犯几次错误才会变得谨慎。一个人只有内心被困扰，一整天只想着某件事，才能奋发。表现在脸上，发出声音，然后才能让人理解。如果国内没有执掌法度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贤人，而在国外又缺乏被敌国侵犯的忧患感，这样的国家往往要灭亡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为什么会在忧患中生存，而死亡则是因为太舒适了。”

【事典】

文以载道，文道结合

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，他推崇儒学、辟佛老，是其一生志事所在，并提出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道结合”的主张。韩愈有鉴于儒学的衰落和佛、道的蔓延，看到了封建帝国的危机，总结以往思想统治方面的经验教训，深感只有大力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，才能有效地制止犯上作乱的发生，使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巩固。于是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，发出尊孔孟、排异端的号召，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。

韩愈提出了道统的观念，为儒家的封建道德学说和社会政治理论辩护，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符合于封建社会的利益，指出佛教和道教学说破坏了封建的等级秩序；佛道二教的僧侣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造成了社会的贫困；坚决主张毁灭佛道两家的学说并禁止他们的活动，说出了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”的激烈的话。他还宣称人类的物质生活、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大人物——“圣人”创造的，认为君主对人民的统治是天经地义，企图从“社会分工”的观念，论证封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合理性。

韩愈说：施行博爱叫做仁，行得适当叫做义，从这里到达仁义的境界叫做道；在自己心里充满仁义，对外界没有需求叫做德。仁和义是有实际内容的名称，道和德是不具确切含义的空位。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，德有凶恶的德和吉利的德。

自从周道衰微，孔子死后，到秦时用火烧掉讲仁义道德的书，到汉朝盛行黄老之学，到晋、魏、梁、隋期间又盛行佛教。所以那些谈论道德仁义的人，不是加入杨朱学派，就是加入墨翟学派；不

是加入道教，就是加入佛教。加入那一家，必然会排除这一家。加入那一家就会以那一家为主，反对这一家就会以这一家为奴；加入那家就会加以附和，反对这家就会加以诋毁和攻击。后人想听听仁义道德的学说，究竟听从哪家的说法呢？信奉老子学说的人说：“孔子，是我们祖师的学生。”佛教徒说：“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。”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那些说法，欣赏它的荒唐而且轻视自己，也跟着说：“我们的老师也曾经向他们学习过。”这样的话，不仅在口头上说，而且还把它写到自己的书本里。后代的人虽然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，可是向哪里去寻求它呢？人们爱听奇谈怪论的现像太严重了，不分析它的来源，不问它的结果，只要是奇谈怪论就想听。

古时作为老百姓的只有四种人，现在作为老百姓的有六种人。古代施行教化的人只占四分之一，如今施行教化的人占六分之三。如今务农的只有一家；吃粮食的却有六家；做工的只有一家，用器具的却有六家；做生意的只有一家，需要供应商品的却有六家。生产者少，消费者多，老百姓怎能不穷困甚至起来造反呢？古时候，百姓的灾难很多。圣人出现后，便把相互谋生、相互供养的方法教给百姓。为他们设立君主，给他们安排老师，替他们赶跑那些虫、蛇、禽、兽，让他们定居在中原地区。冷了就教他们做衣服，饿了就教他们种庄稼；宿在树上就可能掉下来，住在洞里就容易生毛病，这就教他们造房屋。给他们安排工匠以解决用具，安排商贩以解决物资流通，安排医药以防治病亡，制定葬埋祭祀等制度以增长他们间的恩爱，制定出礼仪以严明秩序，创造出音乐以解除烦闷忧郁，颁布政令以约束懒散，设立刑法以制裁强徒。为了防止相互欺骗，就给他们制定符玺、斗斛、权衡来使他们遵行；为了防止互相掠夺，就给他们筑城墙、造武器来使他们自己守卫。灾害快要到来，就给他们作好准备，祸患将要发生，就给他们作好预防。

因此，圣明的君主是发布命令的，臣子是执行君主的命令来推行给百姓的，百姓是生产粟米麻丝、制作器具、交流财物为上层人士服务的。君主不发布命令，就放弃了做君主的职权；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来推行给百姓，就丧失了臣子的职责；百姓不生产粟米麻丝，制作器具，交流财物来事奉那些在上面的人，就要受到惩处。如今他们主张：“百姓必须抛弃君臣，摆脱父子，禁绝大家之间相生相养的办法，去追求所谓清静寂灭的境界。”唉！他们也幸亏出现在三代之后，没有遭受到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和孔子等圣人的贬斥；他们的不幸也是没出现在三代之前，荒谬的主张没

能得到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和孔子等圣人的纠正。

帝和王，他们的名称虽然不同，他们所以成为圣人原因却是一样的。夏天穿葛布衣裳，冬天穿皮毛衣服，口渴了就喝水，肚子饿了就吃饭，这些事情虽然不同，其所以被称为明智的原因却是一样的。现在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不采用上古的无为而治？”这好比指责天冷穿皮毛衣服的人说：“为什么不穿葛布衣那样简便的事呢？”又好比指责因饥饿而吃饭的人说：“为什么不穿喝水那样容易的事呢？”《礼记·大学》篇说：“古时候想在天下显示完美德行的人，首先一定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；要想治理好国家，就必须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；想整顿好自己家庭的人，就必须先搞好自身修养；要想搞好自身修养，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；要端正思想，首先要做到意念诚实。”如此看来，古时所说的端正思想而又诚心诚意的人，是会有所作为的。如今他们虽然也修养身心，却背离了天下国家，灭绝了他们的天伦。做儿子的不把父亲当成父亲，做臣子的不把君主当成君主，百姓也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孔子作《春秋》时，诸侯之中有用夷狄礼节的，就把他当成夷狄。夷狄之中有用中原礼节的，就把他当成中原国家。《论语》说：“夷狄有君主，但是不如中原各诸侯国没有君主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抗拒夷狄，惩戒荆舒。”如今却要用夷狄的做法，放在先王的教化的上面，这样，要不了多长时间不就全都变成夷狄了吗？

所说先王之教到底是什么？施行博爱叫做仁，行得适当叫做义，从这里到达仁义的境界叫做道；在自己心里充满仁义，对外界没有需求叫做德。它的主要文献是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；它的法制是礼仪、音乐、刑法和政治；它的民众有士人、农民、工人和商人；它的名分是君臣、父子、师友、宾主、兄弟、夫妇，他们穿的是麻布、丝绸，住的是房屋，吃的是粟、米、果品、蔬菜、鱼、肉。它作为道理是很容易懂的，作为教化是很容易实行的。因此，用它来治身，就会和顺而吉祥；用它来对待别人，就会仁爱而公正；用它来修身养心，就会和平而舒畅；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，就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当的。所以，遵从先王之道，活着就能享受正常的人情，死后也可得到正常的待遇，祭天就能使天神下降，祭祖宗就能使祖宗享受。因此有人会问：“这种道究竟是什么道呢？”回答说：“这是我说的道，并不是前面所说的老子和佛家的道。”尧把它传给舜，舜把它传给禹，禹把它传给汤，汤把它传给周文王、武王和周公，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把它传给孔子，孔子把它传给孟轲。孟轲死后，就没有得到可传的人。荀况和扬雄，选取得

不精确，阐述得不详细。从周公以上，都是在上做君主的人，所以王道的措施能够顺利实行；自周公以下，都是做臣子的人，所以王道的学说不能长久流传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王道永久传播呢？我认为：“不堵塞佛老的邪说，先王之道就不会流传；不制止佛老的谬论，先王之道就无法通行。应当使和尚、道士还俗，焚烧佛、老书籍，把寺观改为民房，阐明先王之道来教育他们。让鳏、寡、孤、独、残疾人都能得到抚养。能做到这样，大概也就可以了！”

知足不辱，知业不殆

西汉时疏广，字仲翁，东海人，任太子太傅。他哥哥的儿子疏受，做太子少傅。叔侄二人并为太子之师，谨慎小心，清正廉明，常受汉宣帝褒扬，群臣也多赞誉之辞。

元康三年，叔侄二人任职已有五年了。而太子爽年已十二，已精通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叔侄二人已经尽到了责任，假如再继续呆下去，恐怕就要多生嫌疑了。于是，疏广对疏受说：“我听人说过，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受到侮辱，知道停下的人不会遭受危险，成就了功名而隐退，这是合于规律的。如今你我二人已功成名就，应该知足了，此时不离开，恐怕会后悔的。为何不同归乡里，以享天年！”疏受听了认为很有道理，立刻跪拜道：“愿意听从叔父之命！”于是，叔侄二人联名上奏，托病告假，请求回家安度晚年。汉宣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赐给他们二十斤黄金，太子爽又赏他们黄金五十斤。二人接受赐金拜谢后，整顿行装离开都城。朝中的公卿大夫以及故人挚友听到消息，都在东都门外为疏广、疏受设帐送行，送行的车辆有一百多辆。路上看热闹的人都说：“这两个大夫真是贤明的人！”

疏广、疏受回到家乡后，没有置备任何产业，而是每天设置酒宴，邀请同族近邻，共饮同欢。时间一长，赏赐的黄金用去不少；可是，疏广依然叫人卖金设宴，丝毫没有吝惜的样子。一年之后，子孙们眼见黄金即将耗尽，心中暗暗着急，私下里便找到同族老叔说：“子孙们都希望多治些产业，可是天天欢饮，黄金就要耗尽，请代劝家父，多买些田宅为好！”老叔受托，就劝疏广要节省，不要天天这样，要替子孙置办一些产业。疏广听到之后，说：“难道我

老糊涂了，不知道为子孙着想吗？只是我家本有薄产，令子孙同百姓一样，勤力耕作，便足以自存。现在若是添置产业，使他们有赢余，这样不仅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还会有害。假如子孙贤能，财多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；假如子孙不贤，财多就会骄奢淫逸，如此就会自召危亡。况且富贵者，会遭到众人的妒忌。我既然无以教育子孙，又何必增其过而受其怨！再者，这些黄金为圣上所赐，无非是怜息老臣，我既然接受赏赐的黄金而回归故里，愿意与亲朋欢饮，共受皇恩，这又有什么可以吝惜的呢？”

老人听完，无言对答，随即转告疏广子孙。子孙们无奈，只好勤劳苦作，简朴谋生。疏广、疏受逐渐将赏赐的黄金用完，不久，他们叔侄二人先后去世。而他们的子孙也终未因多财而招致祸端。

用兵也要以德为本

吴起，卫国人，喜好用兵之术。曾在曾子的门下求学，以及侍奉过鲁国的国君。当他在鲁国的时候，齐国曾来攻打鲁国，鲁国的国君听闻吴起善于用兵，本想用他为将，但是因为吴起娶的太太是齐国人，担心他会跟齐人串通一气，所以就踌躇不决，未敢任用。

吴起听说北方的魏文侯贤明而又能用士，于是便想去投效他。魏文侯去访问李克，向这位以知人著称的大臣打听：“吴起是个怎样的人？”李克答道：“贪求功名，爱好女色，但是若论起他用兵之法，即使是司马穰苴也无法胜过他。”魏文侯听了这话，便任用吴起为将，让他率兵前去攻打秦国，结果他攻下了五城。

魏文侯认为吴起善于用兵，为将廉直公平，又能使军心归服，于是就任命他为西河的最高长官，让他担负起抵抗秦国和韩国进攻的重任。

魏文侯死后，吴起侍奉他的儿子魏武侯。曾有一次，魏武侯与一些朝臣乘船顺着西河而下，当船漂流到中流的时候，魏武侯环顾周围的山河险阻，有如一座铜墙铁壁一般，不禁很高兴，调过头对着担任西河守的吴起说：“壮丽啊！这段山河是如此的坚固，这真是我魏国的宝镇重地啊！”

吴起听了，认为武侯不懂得定国安邦之策，便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一个国家的兴盛衰败，在德不在险。”武侯见吴起不同意自己看法，便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吴起便援引历史上不以德治国，不施恩德于

民，尽管国家的山川地势险要，终遭失败的实例，对他说：“判定一个国家的盛强与否，并不在于山河的险要，主要是靠一国之君能否以德服人。从前三苗氏，所居之地，左临洞庭湖，右濒彭蠡湖，自恃山河的险要，而不知讲修德义，结果，国家被大禹王灭掉了。还有夏桀的领土，左有黄河和济水，右有泰山和华山，在它的南边和北面，便有那伊阙之固和羊肠之险，可是夏桀不施仁政，暴虐百姓，结果，王朝给推翻了，而他自己也遭商汤放逐。另外还有殷纣王也是一样，他的领土，左有孟门的天险，右有太行的牢固，巍峨的常山在它的北面，浩浩的黄河流经它的南面，国土险要无比，可是他不修德政，结果，武王起来把他给杀了。由此看来，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，主要在于国君施恩德于百姓，而不在于山河的险峻。倘若主君不修德政，那么同一条船上的人，都可能会背叛您。如同仇敌一般和您对立，如此，您纵有山河的险固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”武侯听了这番话，很感动地说道：“有道理，说得好！”

吴起辅佐文侯、武侯，镇守西河二十七年，西却强秦，北灭中山，南败荆楚，屡建奇功，拓地千里。魏国强大起来，吴起也因此而名扬诸侯。

一丝不苟，公正无私

海瑞明代著名的清官。字汝贤，自号刚峰。广东琼山人，回族。出自小官僚家庭，家境贫寒。伏阙上《平黎策》，中为举人。初任南平教谕，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。

有一天上午，海瑞正在县衙内阅批公文，忽然一个差役急冲冲地跑进来，说：“大人，胡总督的公子领着一大批随从已到淳安县。”海瑞说知道了，然后让差役把他们安置在官驿，按普通客人招待。

可过了一会儿，那个差役又来报告：“大人，不好了，胡公子在官驿大发邪火，还把驿吏绑起来毒打。”

这个胡公子自小娇生惯养，习惯了阿谀奉承，没想到今天来到淳安县居然住在驿所里，吃的也是普通的饭菜，认定是有意怠慢他，因此要威风大闹驿所。

这可把海瑞气坏了，心想你胡公子竟敢依仗父亲权势狐假虎威，在淳安县肆意横行，我是不能饶了你。海瑞决定要教训这位胡公子，

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。并立即带上十几个差役赶到官驿，将胡公子及他的随从抓回县衙，然后马上升堂。

海瑞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竟敢假冒胡总督的公子，快快从实招来。”

胡公子可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肃静森严的公堂吓得他脸色苍白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原有的骄横劲全没了。

海瑞又命人从胡公子的行装里搜出了几千两银子，越加理直气壮，不但没收银子充公，并且立刻将胡公子等人赶出淳安县。

此时，海瑞的报告也已送到了胡宗宪总督衙门，报告称“有一群歹人竟冒充总督公子名号行骗，幸好在淳安县被查获，本县已将银子没收，并将他们赶出淳安”，等到胡宗宪看到哭哭啼啼的儿子回来，马上明白吃了哑巴亏，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告诫儿子以后不要去淳安县惹海瑞。这一下，老百姓们拍手称快，都夸赞海瑞真不愧是个好清官。

过了些日子，有个叫鄢懋卿的刺史要来浙江巡查，这个刺史是严嵩的义子，也是个坏家伙。这个消息一到浙江，浙江各州县都忙碌起来，准备礼品进献，惟独海瑞没有动静。

其实海瑞早就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但他十分痛恨靠盘剥百姓来奉承上级的行为，他告诉衙役不要准备，他自有办法。

海瑞就写了一封信给鄢懋卿，态度很客气，信中说：“我听说大人是个节俭的人，常说不要奢侈浪费。可这次您所到各处都是山珍海味盛情款待，这让卑职我十分为难。不如此款待怕怠慢了您，如此款待又怕违反您命令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这下子可给鄢懋卿出了个大难题，心里说海刚锋可真不好对付，他是恼火不是不恼火也不是。暗想：近来海瑞由于胡公子的事声名很盛，可不能去淳安县惹这块硬骨头。

于是鄢懋卿避开淳安县巡视浙江其他各县，这次海瑞再一次打击了严嵩同党的气焰，在民众心中的威望更高了。

奸臣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严嵩父子双双被嘉靖皇帝罢了官，他们的同党也不是给罢官就是给流放。海瑞却从一个小县令升为户部主事。

虽说海瑞到了京师做了高官，可是他的脾气仍是丝毫没有改变，理事一丝不苟，公正无私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一颗赤诚的忧国忧民之心。当时的嘉靖皇帝已坐了二十多年的皇位，可他十分无能，起初轻信严嵩这个奸臣，虽说如今罢免了严嵩，但他却贪图安乐，怠于朝政。嘉靖皇帝特别信奉道教。总想长生不老，于是常和一帮

道士在宫中炼丹药，对国家大事置之不理。对这些情况，海瑞又是痛心又是气愤，他决心要改变宫中的这种风气，因此发生了著名的海瑞备棺上书事件。

海瑞这时的官品是正六品，在地方上算是一位高官，但在中央是职务比较低的，这样的官职敢向皇帝上书是要担很大风险的，而且皇帝金口玉言，说杀就杀，因此海瑞的朋友和家人都纷纷劝他不要上书。海瑞对此很激动，但他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是朝廷命官，本该为国家出力，怎么能只担心自己的安危呢？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决心已下，今晚我就将起草奏章。”

大家看到海瑞那坚毅庄重的神色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这时海瑞悄悄地叫来老管家海安，吩咐道：“快去给我准备一口棺材，明天叫四个家人抬棺随我上朝。”

当晚海瑞满怀忧愤地在书房里写奏章，奏章口气很严厉，不仅揭露了现在的腐败现象，还大胆地向嘉靖皇帝提出批评，奏章里说：“现在朝廷官吏贪污受贿，腐败不堪，而人民生活困苦。你作为皇帝却长期不问政事，百姓已经对你有很大意见，希望皇帝能改正错误。”海瑞痛痛快快地写完奏章，心情十分舒畅，把生死早已抛之脑后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海瑞召集了所有家人，将这事告诉了他们，并说一旦他出了事就让他们赶快回到老家；接着，他就带着那四名家人和那口棺材上朝去了。

海瑞的奏章就像一块巨石投进了湖里一样，立刻在朝廷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嘉靖皇帝看了后更是把脸都气白了：“好你个胆大包天的海瑞，竟敢骂朕无道，快把海瑞给我抓来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”

这时，旁边的太监急忙奏道：“皇上息怒。海瑞早知犯了大罪，因此在上奏章之前就准备好了棺材，并且就放在宫门外。”

“海瑞真的不怕死么？他想学比干挖心死谏，而我却不是商纣王！”嘉靖皇帝懂得些历史典故，也真不想做像纣王那样的恶君。但他终究十分生气，一个堂堂的皇帝被大臣斥骂那怎么能行，于是嘉靖皇帝下令将海瑞关进了监狱。

后来，直到嘉靖皇帝死后，海瑞才被释放。然而此时，海瑞早已闻名全国了，老百姓都纷纷称赞这位海青天。

万历十三年公元一五八五年，由于当时的明朝社会政治腐败，贪污盛行，时势需要海瑞这样刚直的人，明神宗朱翊钧便决定起用海瑞，这时海瑞已经七十二岁了。

起初，任命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，后又改任南京右金都御史。南京是陪都，虽然同京都一样也设五府六部，但不决定国家大事，

是安排一些政治上失势的高级官员的地方。海瑞却没有因为无实权，而清闲自在起来。他刚峰依旧，廉洁不改。他从琼州来到南京是一无所有。不少人趁机给他送礼。他认为入朝为官同居家过日子不一样，不能搞礼尚往来那一套。于是发出告示：严禁向新任官员送礼。把别人送来的东西一一退回。海瑞严令一出，有如烈日秋霜，风物顿改。他居闲职而虑大事，以七十多岁的高龄，效法古人尸谏，上疏明神宗。他说：陛下励精图治，但是治理得没有多大成效，原因是贪官污吏处罚得太轻了。而掌朝的权臣又借口要对读书人讲礼法，以此姑息养奸。对读书人要讲礼法，对百姓就不要讲礼法了吗？惩治贪官污吏就得像明太祖那样，制定剥皮囊草那样的严刑峻法……

海瑞的奏疏又引起了当朝权贵的反对。他们抓住他劝皇帝用酷刑的偏激言词弹劾他。好在这一次神宗朱翊钧还没有昏头，他体念到海瑞的忠诚，抚慰挽留，对于海瑞辞职引退的请示没有批准。

万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十一月，海瑞在南京，死于任上。临死前三天，给他送来的薪俸中，多算了七钱银子，他即刻派人给退回去了。

海瑞身后凄凉，他没有儿子，丧事全由同僚为之操办。清理他的家财，只有银子十两。同僚凑钱支付了丧葬费用。金都御史王用汲吊丧时到他家一看，大为惊叹。只见他家的床帷，都是用粗制的葛布缝的。箱笼破烂，不知用了多少年了。他感到连穷书生家里的东西都不如，不由得流下辛酸的眼泪。

海瑞病故的消息发出后，整个南京城都为他悲痛。全市的生意和娱乐活动都自动地停了。当他的灵柩送到江面上时，穿白衣白帽送丧的人群挤满了长江两岸，沿江近百里为之哭泣，处处有人酹酒致祭。明神宗追赠海瑞太子太保，谥忠介。

晏子的德行

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国相晏平仲，名婴，是齐国莱地夷维邑人。他辅助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朝，并因奉行节俭，努力工作，而为齐国所敬重。做了齐相之后，吃饭不吃两道肉食，妻、妾不穿丝帛绸衣。他在朝廷上，国君和他说话时，他就以正言相对；不和他说话时，他就端正其行仪。国家有道的时候，他就顺从命令去做事；